獨立漫畫 8.

更新號



天地人

是思想生活的文藝半月刊

以最新穎的姿勢最親切的態度
切實地供給讀者以思想上精神上的需要

創刊號
定于三月一日出版

徐訏主編

已定要目如下

長篇

勞働階級與文藝	楊丙辰
小桃源日記	許欽文（友眞插圖）
賈泰來夫人之戀人（勞倫斯名作）	王孔嘉譯（友眞插圖）
中國現代文學之動向	張夢麟
復古	林語堂
一封公開信	朱光潛

民間文藝

紅娘子本姓王（這是一篇千言的民歌）	管思九錄 張光宇插圖
年畫兒（附畫）	高玉爽
兩種打花鼓的來源	李家瑞
半農遺札	劉半農
街頭的人們（小說）	李輝英
貴州種種（寫眞）	琴心
哀鴻（詩）	藏克家（友眞插圖）
戰頌（詩）	葉之掉（友眞插圖）
小章（詩）	孫洵候（友眞插圖）
吃烤烏龜（散文）	葉作舟（友眞插圖）
今孟母三遷記（散文）	老向（古巴插圖）
娘要嫁人（散文）	何容（古巴插圖）
詩畫（畫）	豐子愷
子練盜距（劇本）	徐訏（張光宇插圖）
懷古與戀新（通信）	周劭徐訏

天地人社出版

總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號

ORIENTAL PUCK 獨立漫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第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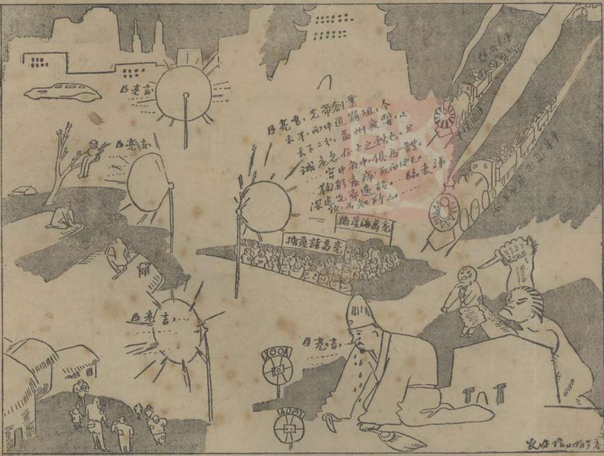


張正宇作

二將軍，得令……

讀出師表式的救亡論

艾中信作



時事漫話

怎樣革命

菲丁

果然不出我們的所料，所謂「華北」又在東四省失陷後的四年在「革命軍人」的手中斷送了！非但××帝國主義對「華北」的覦覬是早有了計劃的，就是全國重命所託的中樞負責諸人，很早在心裏已有這種念頭——這雖早是免不了的。雖然這句話未免過於武斷，但我們一看那些人對於「華北」問題前前後後都是種一貫的可惡的冷淡態度，就可知道所謂「革命的精神」原來是這樣的一套把戲！

我不是說這些喪權辱國的慘劇都是革命的不好，我是說所以有今天的「國難」，是完全由於革命不澈底而來的。試看北伐以後的所謂全國統一，原不過是國旗上的全國統一。某一個區域，只要肯扯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便認爲那邊也革了命，只不管那邊行政人員只不過在「貪汚」上掛一層「青白」。無怪在統一後的不久，東三省首先給着××裝的官斷送了；接着熱河又給掛着什麼委員銜頭的軍人斷送了。到了現在，所謂「華北」又給××帝國主義不費一兵一卒地拿了去，斷送「華北的人不是別人，便是從前曾經向總理遺像宣過誓的安福軍人們！

不久以前，新任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先生曾經對於學生運動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學生運動只有在北京政府時代多是需要的，因爲那時的政府是冥頑不靈的；現在已是革命政府的時代，根本不需要什麼學生運動的了。」（以上係大意）我在報上看到這句話，不覺熱血大沸，但仔細一想，終覺得翁先生說這句話時口開得太大了，因爲那時學生運動早已發動了；顯然的，這次學生運動的發端是表示對現在政府措置的不滿，正和「五四」學生運動的反對北京政府的政策一樣。而且巧得很，在翁先生發表談話後的不久，北平發生「一二一六」事件，當時手無寸鐵的男女學生受了衛國於城的軍警大屠殺一番。那末，姑且把這次學生運動的需要和不需要拋開不論，試革命政府的對待學生的手段和北京政府的手段有什麼兩樣？

總之，我不是來誹謗革命，也不是來挖苦革命的大人先生們。我

上任圖　一鼠得道，合族升天

陳浩雄作



爲這篇文字的目的只是：（一）希望中樞要人要注意革命的澈底。凡是革面而不革心的那些狗官，從早把牠們趕出革命圈中，最好斷送了牠們的狗命，這才是救國拯難的治本方法。（二）希望革命政府不要認爲學生運動是無須的，要知學生運動才是眞正的革命政府的後盾。（三）希望從事革命的大人先生們把目光放得遠些，免得將來「犧牲」以後，如界有人一致誹罵起來，那時要想辯白也不可能的了！

誰亡中國

夢谷

那天和一位朋友閒談，談到最近青年學生的救亡運動的時候，那位朋友突然感慨說：『中國之亡，將亡於這輩青年學生。』我不懂他意何所指。他解釋說：『今日救國端賴你輩青年，所以中國若亡，你輩青年應負全責。』這位朋友方三十左右，年亦頗青。我除與他抗辯幾句之外，回來以後不斷地想，到底誰亡中國呢？

這次在政府偷偷摸摸的掩蔽政策之下，若沒有北平愛國青年學生在鐵蹄下掙扎抗議，高聲疾呼，恐怕華北早已斷送在漢奸軍閥的手中。現在華北雖然幸而還沒有完全淪喪，但是據北下的朋友說，華北已經陷於亡國的狀態中了。華北雖然必亡，但是幸而還沒有亡者，這不能不全歸功於北平青年的示威抗議，以及各地學生的羣起響應了。所以中國若亡，決非亡於青年學生。

據說天津有班阿貓阿狗，或因生活壓迫，或因別有作用，被某方利用去請願自治，每天賺錢四角，而一班負有衛國責任的軍警，對於這班狗賊，却視若無睹，聲說倘無軌外運動，決不干涉。可是北平學生爲愛國熱情所激動，請願示威，反對華北國土變色，軍警當局，突然如臨大敵，以大刀警棍對付石手空拳的青年愛國學子。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亡中國者必是中國的軍閥漢奸，是機器軍警與商品遊行。

但是在這中國未全亡之前，我們全國男女老幼都有下決心救亡的責任。我們應當隨時隨地以實力去制裁軍閥，漢奸，使這班賣國賊在國內無立脚之地。所以今日我們假如留下一分一厘的力量，不去盡力救國，我們就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我們假如不盡救亡的責任，中國之亡，就是亡於你，亡於我。



廿五年度之皇后　丁深作

蔣院長召見各地學校代表的訓話中有：『今日國家存亡責任，不在任何一黨一派身上，而在全國國民發奮自勵』

近年之教育方針，較偏重技術，而不喜學生多討論政治。國事既劣，忌諱復繁，政治不足啓人之信，禁令又多鉗人之口。其結果也，狂熱者趨於祕密活動，中常者則陷于消極旁觀。至一般爲人師者，亦復聊盡職務，樂業安居，對國事無權發言，對學生亦遂無心領導。(大公報)

石友三就平保安司令，通緝令由宋哲元代呈請撤銷說。殷汝耕又有做天津市長的傳說，誰能保證今天被稱爲漢奸叛逆的，不是明天的國家干城呢。

閻錫山於新年中論山西民衆厲行十年計劃，發表演詞，頗多妙語，他的防共方法是：『辦理公道團，使村中好人團結起來，樹立公道……。』他對公務人員的意見：『因爲做公務員的連我在內，是做甚的不務甚，對人民是說甚人不信甚，在人民方面，則人你說甚他不聽甚……』又說：『世界上能立住的國家，無不是一人頂一人，一錢頂一錢，一院頂一時。』

在意大利派遣赴東非的侵略軍中有五百人竟拒絕出發，高呼反對政府口號，並撕毀墨索里尼像，可算得是清醒頭腦的叛逆子。



一個漢奸的賀年片　謝貝作

冀東僞組織決將他統治下的小學教科書，已訂爲親日內容的教科書，而且向日滿文化協會，要求指導和援助。

今年(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九那天，太陽全部蝕盡，據說在日本的北海道，看得最清楚，我國學者預備向日文部省要求參加此(看日蝕)的盛舉，當然日方非常歡迎。其實遠道去看日蝕，却又何必，我們住在國裏，可以看見我們的疆土天天被人侵蝕，不是與日蝕的意思一樣嗎？

『日技師研究西班，耶路兩島的位置，過去廿年，向西南移動六公尺，』從九一八以後，中國的大陸，在那裏大量的急速移動，比起廿年移六公尺來，眞不可同日而語了。(立報小記者)

民國後有名陽曆爲「老爺曆」，陰曆爲「太太曆」者，以老爺們上衙門，辦公事，領薪水，一切皆從陽曆，而太太看日子，祭祀，掃除，算命，計算米麵及日常生活之開銷也。(小晨報)

徐來與黎錦暉的離婚契約簽字後，據黎先生對一個記者說：『我過去作樂很忙，無暇出去，因此我就請唐生明常陪她去玩玩，外面的謠言，或即由此而起，又有人說她和孫科怎樣，其實孫科的夫人是一個很嚴厲的女子，自不會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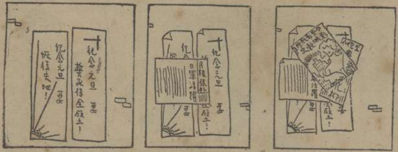
春牛圖　牽向何處去　陳惠齡作



可有這類事，至于曾仲鳴，因爲他以前在北平的時候，似乎不大那個，我們常常幫助他，近年他在南京作了官，爲了過去的友情，所以在徐來到南京時，常予以盛大的接待，至於陳調元更與徐來毫無關係，只是陳的兒子與徐是朋友吧了。』（立報）

蘇省兒童捐糖菓費鑄金劍獻呈蔣委員長事，記得日本全國小學生於九一八後，曾積聚包糖菓之錫紙捐贈政府製飛機一只相類，不過後者的意義較實用耳（報）

元旦三日　江秀弗作



一日　二日　三日

前任冀主席現任豫主席，在他離冀就豫時，臨行有一句話：『亡中國者必中國人也』。

進京聽訓的各地代表，於離京回校，乘坐車船，完全免費，來時想必一定自費。

西人李女士，把人家送給她的免票，折算車費，送還給財部，說：『無故受免票，無異盜竊公帑。』送免票給李女士不會無故的，爲什麼李女士要無故不受呢？

苦中作樂　丁深作



前盛傳南下之吳佩孚，息影故都，以詩酒自遣，他有幾個別署稱「失敗英雄」「故都閒人」「戎馬書生」「四不老人」。四不老人者：不納妾，不貪財，不出洋，不住租界。（朝報）

報載有六歲天童大出喪，據說系蘇州慣習，有地產富商朱某不願拔一毛而利災民，何「爲富不仁」之多耶？

粵順德台山等縣有「處女協會」的組織，邀集數千人連名簽呈當局請予以保障。

北平的西直門，朝陽門，都在報紙上出過風頭。清華學生白天進城，西直門是關着，祇好在風雪中直站五個鐘頭。五個日本兵半夜進城，朝陽門開遲了五分鐘，便實彈開鎗，毆傷守門警察，而且還提出抗議。西直門白天關門，朝陽門夜裏開門，西直門門神的威風大過叩門的人：朝陽門叩門人的威風大過門神。朝陽門的門神說：西直門眞是好差司，白天關門睡覺，也不會出亂子。西直門的門神說：朝陽門眞是好差司，連夜裏也用不着關門。（朝報）

黎錦暉近與友人書有：『女骨未寒，毋心全冷』之句。

報載張家口商民，因環境關係，不得不通用「滿洲國」之紙幣云。

首都×戲院近聘歐遊載譽回國梅氏高足之旦角「郭建英」，爲另一郭建英，並非著名漫畫家「郭建英」（郭氏現在日本長崎嶺事館內任事），恐有人疑建英下海習戲，故特聲明。

交響　林豪作





一九三六年流行性時裝 [redacted] 謝員作



八十年間的黑奴解放問題　艾中信作



這是光明之路嗎？　沈文作



青年之束縛

林湞民作

重修廟宇。新裝金身・開光大吉



陳涓隱作

淒涼悲壯之學生運動

許炎作

（北平）



1. 怒目切齒、痛恨漢奸。



2. 反對偽自治。



3. 集合請願、被拒城外。



4 大學教授告同學書。

（上海）



1. 援助華北同學



2. 耐飢耐寒、不辭艱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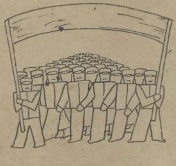


3. 便衣警察、沿途勸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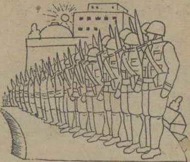


4. 各界致送麵包慰勞。

（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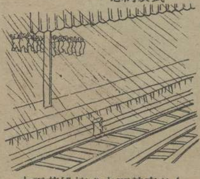
1. 恪守秩序之遊行示威。



2. 某國領事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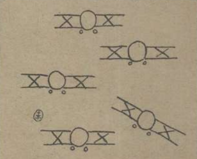
3. 維持秩序及保護學生之武裝同志。



4. 赴京請願未成淒風苦雨中頽然而返。

漫畫表演　北平一年

去年一九三五年，民國廿四年，學生國貨年，兒童年，猪年，乙亥年，昭和年，滿州年·粟歷年，西藏年，華北國雞年，……



正月

本市歸飛機五架，命名爲商人號，婦女號，工人號，學生號，農民號，翼均係帆布製。



二月

落年，燈節，叩頭，作揖，炮鞭聲，失火者數十起，天下太平」



三月

發生桃色情殺案，滕爽，逯明，劉景桂



四月

兒童節，公園電影院一律開放，人人均想返老還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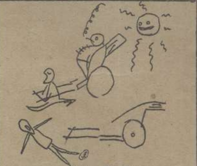
五月

商人爲厲頰起見，掛倒旗一月，以資紀念，



六月

華北危急，北平城內已無軍隊及黨部，戰區匪人由豐台發炮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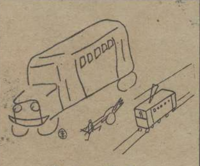
七月

天氣熱，洋車夫每日至少暈倒而栽死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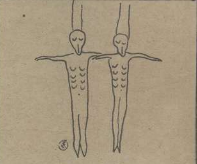
八月

投考大學者，每校四千餘，十人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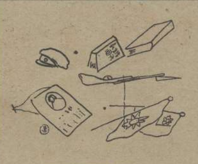
九月

市府舉辦共公汽車，價目較人力車尤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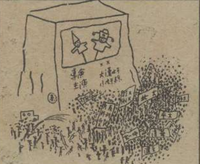
十月

雙十節，平靜渡過，商家多無買賣而關門上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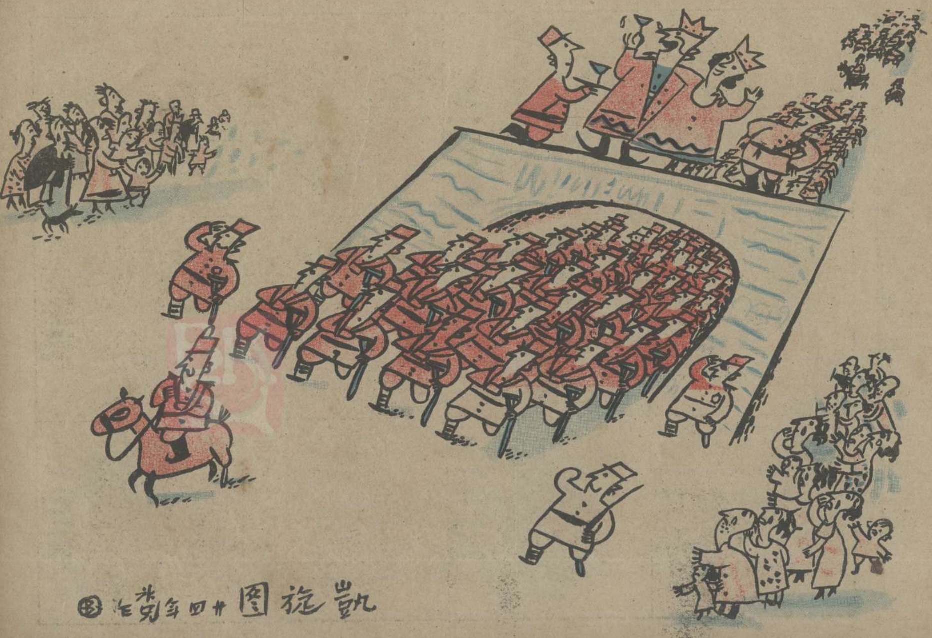
十一月

各校奉令取消紀念週及軍事訓練，廢用党國旗總理遺像，刪改教科書。



十二月

學生示威遊行請願，軍警大顯其大刀，皮帶，刺刀，及水龍等神通。



凱旋圖 卅四年冰兄作



倒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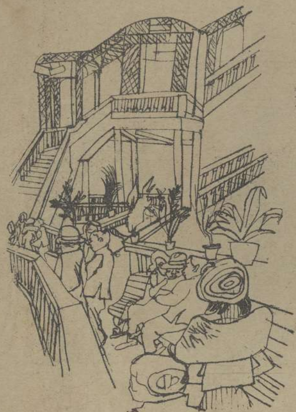
周汗明作

灶君，「平民絕炊久矣，本神有苦難說，慢道油水毫無，本份七扣八拆，要想別求生路，還是及早辭職」

遊戲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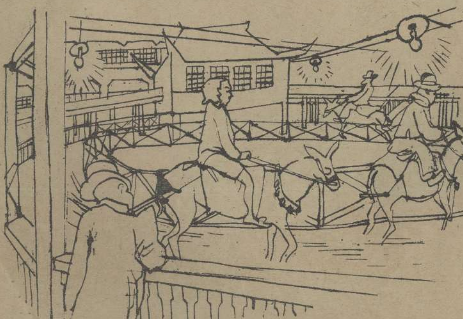
上演的時大京班。看露體跳舞・性的交易所。
長的矮的怪物、喜劇登場人物・跑驢場的風光。

陸志庠作













一個農村的年夜

胡考

這裏有三四所草屋，當然也說得上是一個小村椿。明天是大年初一，這裏幾家人家，都趕着把所有破衣到鑛裏去當去。可是當滿了，等他們趕去是什麼都沒有了。但，他們還是像一般人一樣的，度過這大年夜。





李瓶兒

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將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睡在床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裏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曉得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過去，後脚我就要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嫖住她漢子在院裏過夜，却這裏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句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裏，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只見她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裏去；原來她家就是院裏！西門慶聽了慌的粧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噤聲些，實不瞞妳，她如此這般問了妳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妳做雙鞋兒，要拜認妳兩個做姐姐，她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她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兒，我老娘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西門慶滿臉兒陪笑，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煩人死了！她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她到明日過來與妳磕頭，還要替妳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妳。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香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宮裏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裏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　，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歡喜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己買一套粧花衣服謝妳。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嘴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旋，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裏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她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都依妳便了。

戲迷寫字間

陳振龍作





聽之心曠神怡

家庭娛樂中之必備品

·發音清亮

·與衆不同

高亭唱片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三五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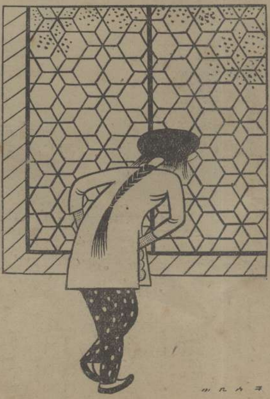
電話九二三四四

民間情歌

張光宇作



姐脫衣衫白如雪，
郎脫衣衫白如霜；
姐做獅子先睡倒，
郎做繡球滾上身。



高坡砍柴要留椿，
平地起房要留窗；
請個木匠好好起，
留張花窗來望郎。

一篇糊塗賬

（獨幕劇）（用北平方言）

大雷

人物：小王和老張（一對好攀交情的朋友。）

時間：清晨或黃昏（一個最適宜喝茶的時間）

地點：小茶館裏的一個角落。

（幕徐啓：小王和老張一人佔據一個茶桌；自斟自飲。）

小王（以下簡稱『王』。）：（回頭看見老張。）喂！老張纔來呀！

老張（以下簡稱『張』。）：纔來，纔來。您請這邊坐。（老張起身讓小王。）

王：隨便，隨便。咱們哥倆可老莫談了！今天可得談談。（一邊說一邊把茶壺茶杯，拿到老張的桌上。坐在老張的對面。）

張：可不是嗎！您請喝茶。（老張站起，拿自己的茶壺給小王斟茶。）

王：不客氣，不客氣。咱們自斟自飲。（稍靜。兩人各自喝茶。）

張：（自懷中掏出鼻烟壺。）您聞鼻烟聞不聞？這是萬慶家的『老煙』。（註一）

王：您請，您請。這鼻烟壺可眞不錯呀！（自老張手裏拿過來把玩。）這可是古物；現在可買不出來了！

張：可不是麼！這烟壺還是我爸爸娶媳婦那年買的呢！

王：啊！你爸爸娶媳婦？多喒哪（註二）

張：咳！這你不知道？就是我媽『出門子』那年。（註三）

王：你出門子？我怎麼連影也不知道？

張：就是一年的事情。

王：這你爸爸可不對。怎麼也不賞我份帖呢？我也好道個喜呀！

張：他老人家事情太忙！也許把您給忘了！

王：可是…（面顯懷疑狀）是你媽先出的嫁呢，還是你爸爸先娶的媳婦呢？

張：那個麼？（抬頭微想。）是都在一個月份裏頭。

王：那怨不得把我給忘了。又得張羅你爸爸娶媳婦，又得張羅你媽出門子；自然顧不得送帖啦！

張：可不是嗎！都趕在一天上。

王：怎麼？都在一天上？那可眞够忙的！

張：可不是够忙的麼！

王：嘔！想必是爲省點喜錢什麼的，兩檔子事給幷成一檔子辦啦！

張：嗯！那『壓根兒』就是一檔子事！（註四）

五：怎麼呢？（面顯驚疑狀。）

張：合着我爸爸娶我媽，我媽嫁給我爸爸。那不是一檔子事嗎？

王：嘔！嘔！那就是啦！那時候你爸爸事情忙，你也應當給我一個信呀！這你可不够朋友！咱們可是多年的交情啦！



陌生客：貴處生意不見佳？

經理：這是開幕以來上座最好的一次呢！

翁傳慶作

張：那時候我也許『趕着』沒在家（註五）

王：那你上那去了呢？

張：那年我上……（皺眉頭，追想狀。）不，那年還沒有我呢！

王：對啦！那年沒有你，有你哥哥啦！

（假充對老張的家庭熟習之狀。）

張：對啦！……不！不！不！我哥哥也不在。

王：你哥哥上那去啦！

張：它是——那年也沒有我哥哥呢？

王：那時候你們哥兩大蓋在一塊吧？

張：那時候我們哥兩還沒有生呢！

王：怎麼？你爸爸娶媳婦，你媽出門子，那麼熱鬧的事，你們哥兩都沒有趕上啊！那可眞可惜啦！

（內作大笑聲。）

王：哈哈，哈哈，……（莫明其妙的也笑起來。）

張：哈哈，哈哈，……（下意識的也隨着小王笑起來。）

（幕徐下。笑聲不休。）

（註一）『老煙』是純關東煙梗子碾成的細末，用花薰製過五次以上，封藏過幾年的鼻烟。

（註二）『多喒』，『幾時』的意思；就是蘇州話的『啥辰光』。

（註三）『出門子』，北平女子出嫁叫『出門子』。

（註四）『壓根兒』，從先前到現在的意思。掉文說：就是『自始至終』；和『臭語』的『一經』差不多。

（註五）『趕着』和南邊話『碰着』，『剛巧』，或『將將』一樣講。

從阿比西尼亞回來

特偉作





傀儡老闆：（中）你覺得這套戲子如何？

觀客：（日）我看不妨再演幾套。

林濵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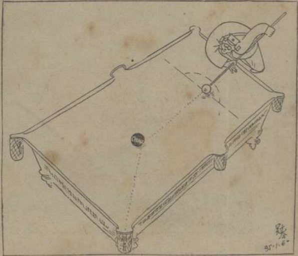
有人希望北平學生在這種環境下安心讀書

黃嘉音作



「二哥！你看還有那國的演習再能比咱們的來得逼眞!?」

申屠政作



擊紅自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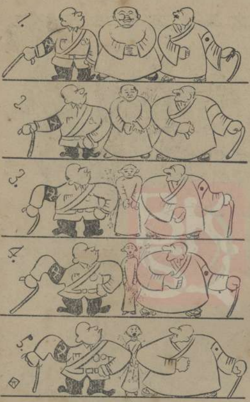
沈冠芬作



你應該努力國事！

你應該努力　書！

陳蕙齡作



兩強之間

王培元作

盾牌



徐進作







蟲異誌

一旦被人侵略
無不拚命抵抗

楊伯衡作



且看怎樣親善合作

沈祖光作

二十五年國家大事之預測

田無災作



（一）毒品實行公賣後，一般無力購買之癮士，一致團結起來，遊行示威，向政府要求吸毒權，並主張『吸毒救國』。結果極爲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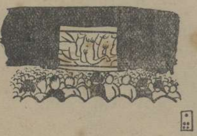
（二）某縣府向人民武力征收地稅，人民無力繳納，於是有全村『集團自殺』者出現。



（三）全國各校武力強迫學生讀經，違者槍斃。



（四）某黨國要人之子，與滬某女明星在京舉行空中結婚典，到場參觀者八千餘萬人，其中有遠道負笈而來參觀者三千餘萬人，實爲爲空中盛舉。



（五）某公司出一部影片，係描述三十四角戀愛之悲劇，其中有裸體鏡頭數面，連映三百零七天，全國人皆稱爲『優秀之作』。



（六）某市取締男女：同行，同食，同校，同泳，同寓，同談，成績頗好。有某甲一日偷視一過路之女郎，被警察瞥見帶局，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七）政府爲防止學生運動起見，中等以上之學校，皆派有軍隊常年駐守。



（八）政府派員赴水災區域，授以災民游泳術，以防淹斃及鍛鍊災民之身體。

淮陰又淮陽

荊有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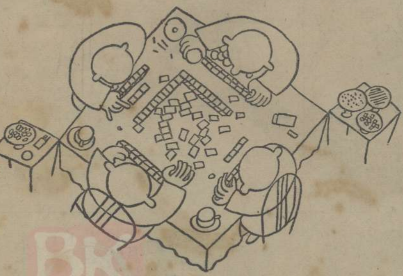
王士雄因爲臉上有千顆黑油麻子，所以愛人一直沒有找得下，忽然省政府發表他爲淮陰縣長，心想：這一下可好了。未婚妻的目標，就放在淮陰，貴爲一縣之長，還怕沒有女子來愛嗎？於是興高彩烈的到淮陰去接印視事。爲急於選擇配偶起見，又到女子中學，女子師範講了兩次演，可是，很乏效。不特沒有女子向他表示愛意。大約因爲他臉上有麻子罷，竟沒有一個女子正眼看看他。王士雄由羞愧而憤慨，由憤慨而苦惱，終於因爲他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知道這問題還應經過一個階段，便決心先作出一番事業來。然後愛人就會找來的——他當時想。

他第一步先徵民工修道路，因爲他自己也下鄉工作，這一步很容易的成功了。不到三個月，全縣公路一律建築起來，他高興得了不得。便率領民夫，又到處去造林。在鄉間，這本是頂容易的事，只要有人肯提倡，功效馬上就會出現的。不到半年工夫，竟把一個淮陰縣鬧得轟動起來，有人說他是好縣長，竟能一心一意代地方作事，但是也有人反對他，說他定是什麼主義的實行者，不然，各縣縣長，都沒有那樣做，爲什麼他要那樣做？就在這些反對與贊成聲中，他又要舉辦土地丈量和登記了。這一下引起反對者的興趣，到處宣傳他的壞話 說他定是××黨，所以才要搶奪老百姓的土地，而王士雄事前，也並未作過任何宣傳工作，社會上所轟傳的，完全是反對他的論調了。把一般老百姓鬧的眞以爲土地要被公家沒收去，便不客氣組織起反對縣長團，就在縣政府開始下鄉丈量土地那一天，幾萬人包圍了淮陰城，非要縣長滾蛋，他們是絕不解散的。省政府因此起了疑心，也以爲王士雄或者有作用，就把他免職了。王士雄灰心喪氣的離開了淮陰縣，愛人仍然沒有個着落。

可是，王士雄因此增長了新的智識。他覺得，無論任何大小事業，在一般人還未完全明瞭以前，這件事絕對不能強作的，即使強作成功了。其基礎，也依然不會穩固，一遇到了反動，事情就會敗壞的。同樣的，他認爲他的愛人，也是不能強求的。即使用事業或權勢，或者金錢強求到手了，但到事業，權勢，金錢，變了樣子時，愛人也依然會跟着事業，權勢，或金錢，飛到旁人的懷抱裏去。王士雄就在這種吟味中，一個人鑽到圖書館中，又整整混了一年多。恰巧，一個朋友寫信來召他了。

這個朋友，其實是他大學時代的老師，本來同他在學校處的感情很相得，現在又作了河南的民政廳長。而且又聽說他在淮陰縣長任內的半年中，竟有那樣的成績，便發表了他爲淮陽縣長。王士雄在幾種關係中，只能接受了老師的命令，前去接事去。

這一次，他的辦法不同了。他先努力於思想的建設，他只留兩三個人在縣政府辦理例行公事，其餘由他率領，下鄉先辦民衆教育，由一村落，到一村落，由一市鎮，到一市鎮，都將教育民衆識字的人安置好。開始認字，授課，他自己及其他公務人員，一方面調查民情，風俗，物產，土地，一方面訪問各個農家。這樣，一年之後，全縣一切調查都竣事，全縣也沒有一個不認識字的老百姓了。縣政府就印刷起共全縣民衆閱覽的報紙，每日將政治大事及社會要聞，向民衆介紹，以引起各個人對於政治的興趣。一方面將縣政府所計劃的建設事業，詳細的向民衆解釋。把個淮陽縣的老百姓都喚醒了，曉得：要富足，要強盛，非大家努力生產不可。於是照了縣政府的計劃，將全縣劃爲五大農業區，一律購買機器，合夥耕種，收獲之後，暫時仍按各家地畝之多寡，平均分配。這樣，人力是省許多了。大家就從事於公產的建設，修路，造林，開礦，並利用山地，舉設各種副業，不到三年工夫，全淮陽的民衆，都豐衣足食了。於是王士雄又開出第二步計劃來，他將全縣出產物，除留人民需用外，其餘，都按時節，一律傾銷出去。再將所傾銷的金錢，購買各種最新式機器，聘請各種專門人材，又開始了最高文化建設。各個民衆，每日只要作四個鐘頭工作，其餘時間，就是自己的了。縣科學試驗室，每日每時擠滿了試驗的人，一班休息，一班上去，縣圖書館也是每日每時擠滿了看書的人，一批出去，一批進來。好像淮陽民衆，對這兩個地方，特別發生興趣似的。其次，是公共體育場，公會堂，音樂堂，也是擁滿了人，每一個人，除了自己所參加的生產工作以外，都有一種嗜好，有的喜歡科學，有的喜歡文藝。各隨了自己意思，自由自在地研究，欣享，吃飯，變爲公共食堂了，睡覺，成了公共宿舍了——尤其是交通，有汽車，有電車，有輕便飛機。全縣無論何處，都可幾個小時達到，農業的淮陽，漸漸變爲工業的淮陽了。生產過剩得不可開交。好在他們的交通便利，整個都運銷出去，倒更增加了地方上的富足。王士雄一天忙到晚，接待一切參觀的人，附近的太康，柘城，鹿邑，商水。西華，周家口等處，不必說，就連外省都有前來請求入籍的。王士雄也都一一接納了，這時節，政治的組織，反倒不很重要了。王士雄於奔忙之外，也參加研究物理，化學，有一天，因誤放了藥品，竟把自己的臉燒壞了。有一個外國醫生，正在淮陽教授醫學，平素感佩王士雄的爲人及毅力，竟施展起特別手段，爲王士雄換了面皮，這一來，不特麻子沒有了，連黑也變成白」。王士雄出醫院後，一般地方上的女學生，竟紛紛向他求婚，王士雄就在那千千百百的女學生中，同一個叫做李白華的女人戀了愛，高高興興，坐着飛機，飛向星球裏面去了。



埋頭苦幹　丁深作

士各有志篇



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祖國乎？

陳振龍作



太陽出來高又高，換把扇子搧搧涼。

申志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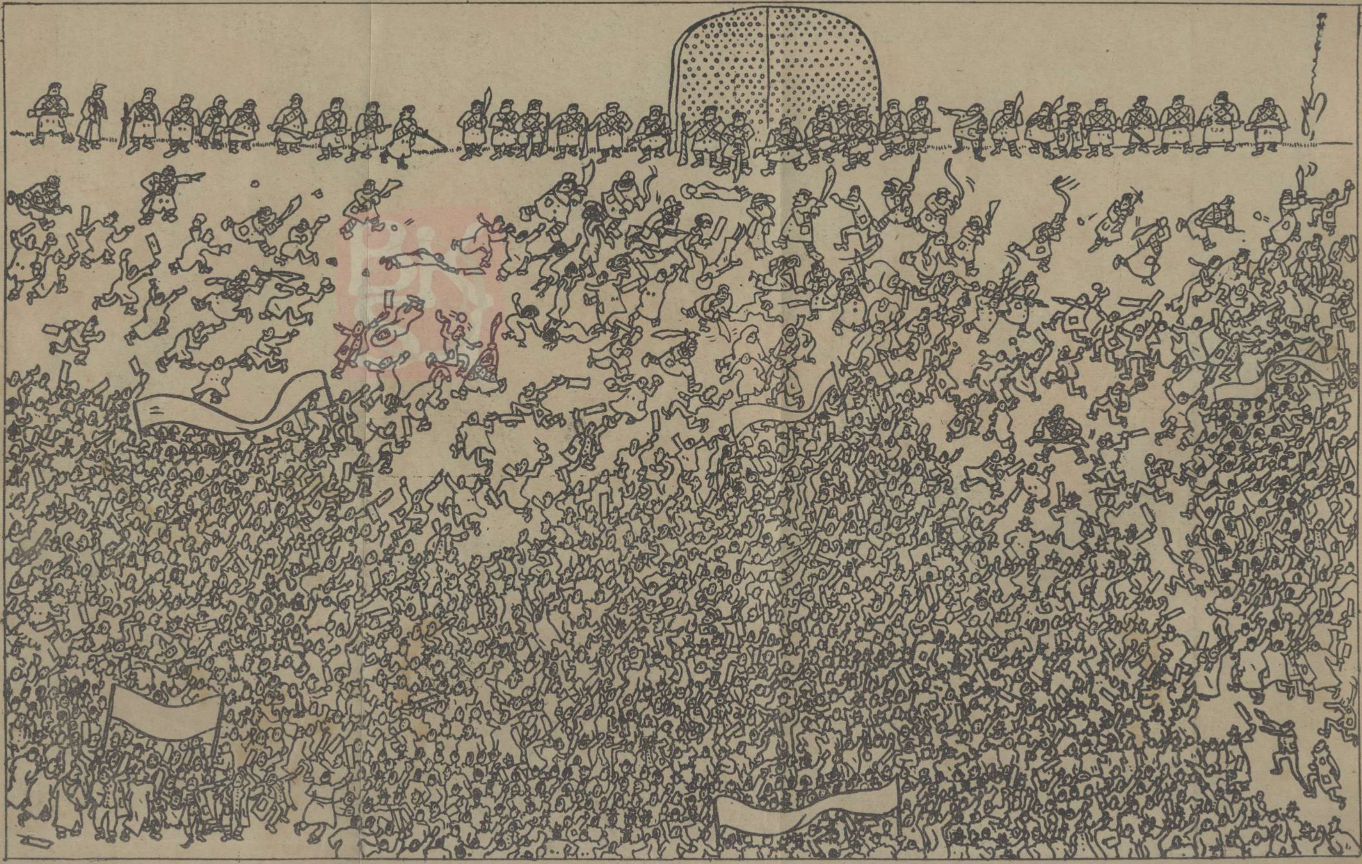
經書救國的南朝鴻儒耳東先生

申志飛作



長衫救國的經濟學博士馬二先生

申志飛作



「一二九」

華君武作



歸去來辭圖

汪子美作

歸去來兮，國家將危胡不歸？既自以心爲黨國，奚惆悵而獨悲？悟私見之不諫，知團結之可追。實養痾已半載，覺精神好百倍。閻搖搖以來京，馮飄飄而下山，恨殷逆之無恥，喜我歸之未晚。乃登汽車。載欣載奔，孫科歡迎 蔣林候門四省雖荒，華北猶存。携卷入府（國府也），不勝昔今。引公文以自覽，有學生之請願，詢同僚以高見，審妥協之易安。京日涉以成趣，事雖多而常開。行紀念於每週，時演講而宣言。敵無心以出兵，機（飛機也）倦飛而知還。國蒸蒸以將富，撫法幣而盤桓。歸去來兮，請安心以效身，國與我而相存。復駕言兮焉求？悅吳老之幽默，樂褚公之神拳。秘書告我以清明節，將有事於紫金山。或登汽車。或乘轎輦。既遊山以玩水，亦植樹而祭典。民惶惶以逃亡，水消消而仍流。嘆水災之殃國，慨大禹不復生。已矣乎，天降禍復幾時，曷不地震毀三島，胡爲頻頻害中華？屈服非吾願，抗日不可期。懷良策以孤往，每會議而難決。再修改以通過。臨散席而長嘆，聊隨和以合作。樂夫精誠復何說？

未來天空的交通

艾中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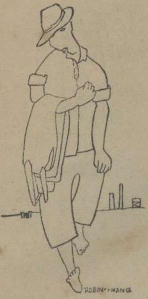


一個墮落者的墮落原因（新說明） 黃六平作

阿三生來就是筋強力健，極小他媽就托人替他說了個挺好的生意，三年學徒滿師，本領就高人一等，三分二分的螺絲釘，只須遠遠一望，多少長幾何短，是木螺絲？是鐵螺絲，他心里全有數。照道理說阿三是不愁飯喫的完全『技術工人』，尤其是拿手好戲的，要算修內一手好馬達。不知怎的，那廠家關了門停了車，阿三就在無條件中而解雇了。東南西北求人，叫爹爹喊奶奶，一些兒頭緒也沒得着。衣服典盡賣完，然而，肚子並不和阿三同一步調而停止做工，天天照舊餓了還是要喫。爲了這個天殺的原故，阿三顧不了安份守已的好名聲了。一天，他正閒遊在一條僻靜的路上，劈頭迎過來一位少奶奶打扮的女人，白嫩嫩的胳膊上挽着個小錢袋，怪惹眼的，幾個念頭一轉，阿三在這天的這個時辰『下海』了



原來他做夢，也想不着將來是個小偷。



市面不景氣，他的飯碗敲破了。



東不成西不就，沒米的鍋子煮不出米飯。



三餐不飽，大餅充飢。



自胖胖地手，挽着個小錢袋着實惹眼。

答非所問

翁緒慶作文

姚團照作圖

第二章——驢頭不對馬嘴節

女：媽，我也要買高跟鞋！

母：妳也有了男朋友？

子：（著軍裝）爸爸，你瞧我像誰？

父：像我的兒子。

小學生：先生，您聽是什麼？

先生：飛機吧，瞧瞧是誰的。

小學生：，（伸頭窗外）先生，是××的（輕輕的）

先生：下課。（更輕）

顧客：你們有大件肉菜嗎？

伙計：油炸火車頭！

姊：弟弟，我告訴你，張先生來了，就說我出去了。

弟：小李來了就讓他進來，是不是？

甲：自然主義的裸體的優點是什麼？

乙：大小便不用脫褲子。



雖偷帶刼，爲的是肚子要喫。



技術不精，請到局里去。



重見天日，他發誓不再做沒臉面的事。



改過不做小偷，肚里又餓的難挨。



偷的味道好。他不願做工了。

，連偷帶刼，想必時運上出了毛病，也還不知道是初試身手，技術欠熟練，還沒提起腿子跑上二十來步，小鬼就遇着閻王，大個兒的山東老鄉迎頭趕上來，請他到局里去。關了不滿一個星期，放了出來還是到處沒有喫飯的所在，幾次想賭咒發誓再不做沒面子的事，但是餓着肚子口里說仁義道德，那是有飯喫的人說官話，叫阿三怎能跟樣呢？『天』那里是主張公道的？阿三越窮越會餓，强迫着他跑上小偷這條路上來。日子一長久，慣習成了自然，他覺的小偷味道不比做工壞，遇有以力賺錢的機會他也不願幹了。他決計以『小偷』做他生活的本位。

（陸頻）

小學教師：譬如我有一塊錢，你又給我一塊錢，那一共是多少？

小學生：你末了是還不還呢？

學生（在考場，驚惶失措的）：先生，好了，我的「小抄」丟了。

先生（輕輕的）：你找一找看。

夫：我忘記了一件東西沒有帶出來。

婦：你皮包裏的錢，全在我身上。

張：王，你猜今天密斯李告訴我一件什麼好消息？

王：你先瞧她在我臉上印的許可證。（唇紅）

A：葉淺予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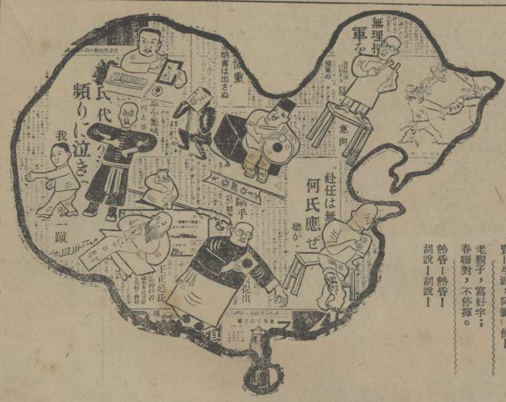
B：王先生和小陳呢？

子：本季學校裏每人要買四百塊錢的書！

父：那麼跳舞可以不用向我再討錢花了吧！

甲：你眞是死不足惜！簡直是消耗品！

乙：那麼我入口稅一定不小呀！



玄妙觀

沈祖光作

嘡嘡一聲鑼響，
猢猻跳上戲場。
使大刀，喝倒采；
跳下台，哭哀哀。

功架足，武藝強；
江湖上，名氣響。
頭痛醫頭，脚痛醫脚；
說嘴郎中嘸好藥。

—避禍趨福，誠則有靈，
賣卜生涯，阿彌—佛—
老騙子，寫好字；
春聯對，不停揮。
熱昏—熱昏—
胡說—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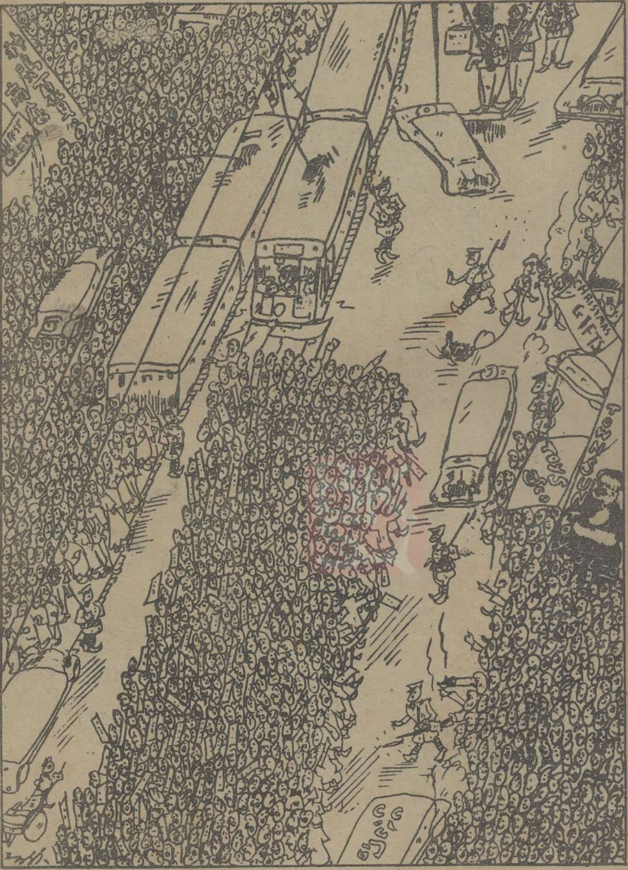
教科書第一冊
大路上
人往來
或乘車
或步行

江棟祺作

鐵鳥翺翔兮，我民其魚(大人先生之嘆惜聲)



陸玉書作



示威遊行將到租界的時候、領隊的說：『現在請諸位停止呼口號、大家快把旗幟收起來！』 申居政作

陽曆新年下的民間生活

陳浩雄 作



街頭店舖，有些循例休業；有些捨不得一天生意，照常開市。

現在應該稱國曆，不能再稱爲「陽」了。自從絕對禁用「陰曆」，通用的，只有一個曆，無陰陽之分，只能稱國曆，如國術、國學、國醫，………之類的，變成道地的本國貨色。可是理論如此，但事實上很顯明的，大有分野；因此不能免俗，叫這民國二十五年的歲首，仍稱陽曆的新年，以別于再過幾天的，另一陰曆的新年啊。

在下層方面，只記得陰曆混日子的小市民，對這新年是漠然的；他們正在計劃，如何掙扎過這將臨的年關。就是知識人物，雖表現點新年的氣味，如報紙，和雜誌，趕出「新年號」，來應時而做買賣的；但也很勉强，何況別有目的呢！看來同情于陽曆的人，眞正難得有。陽曆新年平淡的過去，這幾幅內的印像，當然也平淡無味了。



做一日吃一日的勞動者新年與他們無緣的。



唯一點綴這新年的賀年片。



過弄堂生活的小市民，對于這新年，有點態度不明。



冬夜素描　　沈文作

自然財

廖冰兄作



在經濟學上的定義：凡用之無禁，取之不歇，無論才智賢愚，皆能自由享受之佔有空間之物體一如水，空氣，陽光等，皆爲之「自然財」。

漫畫通信

夜之永漢路素描

陳湃沂寄



到過廣州的，誰也似乎不會忘記永漢路，永漢路究竟是什麼樣兒的地方呢？無疑地就是代表着廣州的一個繁榮的市場，是一個富有誘惑性的熱鬧所在，長長的一條柏油馬路，除了十幾間大出店之外，便是茶樓，酒店，茶室，餐室，冰室，百貨公司，遊樂場，檯球場，電影院……了。

每當電燈齊亮了的時候，年青的男女們漸漸地集攏來，不論春夏秋冬總是非常的熱鬧，尤其是在禮拜六的晚上，你如果廁身其間，眞有如入山陰道上之概，你總會嗅得着一陣陣的玫瑰味兒的香，和熱辣辣的軟肉，烏閃閃的捲髮，在你的身傍流動着，擠一個水洩不通，要使你幾乎透不過呼吸。漂亮的姑娘小姐，貴族的公子哥兒，一雙一對地摟着腰兒溜蹓。紅纖纖的虹光管流動着一個個紅的綠的身上，正象徵她們底燃燒着的內心之火。

北新書局門前的白布橫額下寫着幾個大字『一律照價減收七折』的字標，裏面擠滿着一羣男女，在一頁一頁地揭着，一本一本的去，這就是他們的閱書室哪！

『喂！三塊六錢買不買！價值二十元的好嘢吧，不買算拉嘢哪』一個裝着衣衫襤褸的中年男子，手裏拈着一枝自來墨水筆，撚着破鑼般的嗓音，裝成護假的樣子向路傍的一個收買什物的老板說着。

『哈！又在(種蟲)呢！』這是從一排人堆中溜出。





「畀個仙喇先生！」一個裏毛丫頭的聲音在一羣入的笑聲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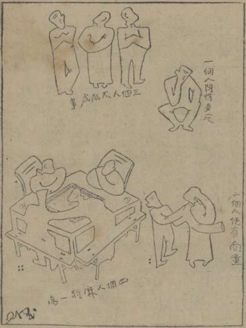
「唷！」這裏……」當你無論踏上那一間酒樓或茶室，甚至冰室，小食店裏，總可以聽得到，看得見這樣的情形，祇要你的袋子裏有二毛錢，就立刻可以領略其雙料的滋味，窮措大可沒有這些兒資格，祇得站在門口的玻璃廚外呆看，老是吞饑涎，細嚐二重底飢渴。從一度不大裝飾的鐵門裏走去，是一個幽靜而帶熱鬧的公園，假如你用無關心的眼睛向黑沉沉的四周圍一瞥，你會忘掉了你自家兒底孤單，從一片低微而神祕的笑聲裏，隱約着喞喞喁喁的語聲，一對一對的偎倚着，彷彿在開集團蜜運的盛會啦。

啊！神祕的，誘惑的，黃昏後的永漢路，是一塊多麽陶醉靈魂的地方呀！





中國人的幽默



四個人做的一番大事

余則平作



王小二的脾氣

王禮安作

一個中國人 SLEEPING



二個中國人 SMOKING



余則平作

三個中國人 FIGHTING



四個中國人 GAMBLING



錢敦德作

白俄線上散步（上）

社會生活素描之一種　魯夫作

猶太人哈通畫像，在上海城隍廟裏，同中華民國的頭等要人，一塊掛着；而流亡在德國的，反被希特勒斥爲劣種民族驅逐出境。這自然是金錢勢力在作祟着。但白俄呢—除掉頭等貴族們依然見容於泰西各國繼續過着淫靡奢侈的生活外，在這條線上，多半走向尖端貧困的路。畢竟「門戶開放」的中華民國的錢好賺，能使哈通致巨富。雖然現在農村在破產都會鬧着恐慌，算來總還有不少的便宜沾，所以流亡在中國的白俄，依然死抱住不放，運用着千變萬化的方式，苟延着五花八門的生活，陰暗裏丑抹角色，搖擺着來湊熱鬧，而特別是上海的一羣。

●鐵拐李

像柴霍甫的小鬍子，一個面孔和平的傢伙，又躺在一家煙紙店的門口了！煙紙店隔壁，是山東人開的大餅店，很多做工的山東老鄉，堆在門口看熱鬧。他醉得口吐白沫，拐杖丟在馬路中間，一隻沒脚的腿，一伸伸的。我剛搬到一個新環境裏來，好奇的問着旁人。

「這傢伙—整天喝—早上到這裏買一個飽子，到隔壁灌上兩玻璃杯；一會又一個飽子，再灌上兩杯。一會又一個飽子，再灌上……」山東老鄉指劃着繼續講：

「他是有大功的，領着津貼，錢多牛喝了酒。好買航空獎券，每次開獎，他都拐着條跛腿到逸園去，回來煩得喝個大醉；今天剛又回來……」

「鐵拐李」這個綽號，慢慢的成了他的名字。後來再開獎。他改變方式的伸着脖子在煙紙店聽無線電的報告，又完蛋了—就地大喝特喝起來，直到醉倒地下爲止。有些人擔心着他的性命，強迫向着他借錢的友人，每天都在算計他，萬一得了獎，他是個一條腿的人……。



每天早上要蹓躂牠們

他搬家了。後來據房東的報告：「航空救國的獎券，貼滿了全屋。」

●雙料走狗

徐家匯路拉都路口，是逸園的狗宿舍。幾百條狗關在裏面，食料全是牛肉。每天早上要蹓蹓牠們，免得發胖起來。徐家匯路上，每天晨光裏，一羣羣狗蹓來蹓去的。一個人管十幾條，他們都很愼重的看護着牠們，希望自已喂得十幾條裏，有常得冠軍的，另外弄點賞紅。「雙料走狗」的代價每月竟有六十元之多。這門好差事，過去曾全是中國人幹的，因爲有些同胞把牛肉帶到家去自已吃，狗都跑不出「新記錄來」，因而「打破」了飯碗。「中國人不好，喂狗不能跑。」當我聽到一個白俄少年這話的時候，感傷着竟有些同胞想做「料雙走狗」都够不上，而一般高等華人們，把錢白丟在逸園裏，會不會知道連放狗的飯碗都讓白俄搶了去？

●敲竹槓

我的住房的下層，二樓亭子間裏，裝着兩個年青的傢伙，一個在附近酒精廠裏做工，一個失業已經很久了。很怪，他們會利用花底的橡膠鞋，沾着藍色，打滿了四牆的鞋印，利用錯亂的圖案美來裝飾却很够味。失業的有三十歲左右。「是個壞蛋—」房東告訴給我。眞不錯，他常自白着，曾幹過領雙餉的鐵甲車炮兵——張宗昌的大鼻子，曾在泰山上駐過很久，北方話會講得很多。我曾誤會他腦袋上的疤痕，是衝鋒的紀念，其實還是被一個中國工人用竹槓敲壞的。事情的發生，是一家浦東罷工後的工廠裏，廉價招呼他們去幹短工。他們慶幸着有了職業，正在擺渡擁近浦東的時候，一羣憤怒的中國工人，竹槓亂敲在他們的頭上來；他幾乎被打落在江中。每次談起來，總是誇耀着泰山號鐵甲車上的當年威風。從那次被打以後，再沒有找到職業。一二八事變，曾去做「漢奸」，在南站挨過十九路軍的皮鞭子。

一件棉袍在曬台上失踪了—是離家時母親親手替我做成的，曾伴我過了兩個冬天。嬀果然是被壞蛋偷了去，只賣了兩角小洋。媽的！害得我披着件秋大衣——一九三二年式的，過了個一九三四年的寒冬。

●三牌友

新落成的拉都邨，弄堂口寂靜得很，三個傢伙在一領席上玩牌哩—人，剛搬家的新環境裏，總高興在附近跑跑，看看「這個」「那個」的。一個肥得一隻象似的，是同房住的二層樓的；一個拉了條手杖掛着副左拉式的小眼鏡，像個詩人；一個在我的日記裏稱他是「科學怪人」，瘦得弔死鬼似的。每天下午他們三個老是在那裏玩着「撲克」。「大胖子」輸了，急得瞪眼蹺鬍子，「科學怪人」輸了，好做個「大字」的表情，「詩人」輸了，摸[illegible]槓在一旁的「蓋特」，做着滑稽的表情來唱歌；於是三個人拚命的伸着長脖子和唱起來：無聊的歌唱，引來了更覺無聊的感傷，睡了—三隻豬一樣的蜷伏在那一領席上。「老五車—」房東常這樣喊「大胖子」。「他女兒是個舞女的」據房東說。

●裸體畫

正是夏夜裏，看完了九點鬧映的電影，



三個傢伙在席上玩牌

疲倦佇着我踱回家去，已經是夜裏一點。後門剛剛推開，蠕動着兩個裸體，比電流還快的在我腦海打了一個旋轉，她們竟在自來水下洗澡嗎？是用一隻鉛筒，從頭上向下澆着。正當我不知進退何從的時候，感直覺的一閃，那飛出來的鉛筒，「碰」的一聲，撞在對面的牆上，我拔腿就跑了。

第二天，房東老鄉，一面修理着跌壞的鉛筒一面在嘮嚕：「簡直是些畜類，簡直是，從那面水菓店不許她們揩油洗澡開了，常常這樣幹。有一次，因爲是月亮天，三層樓做工的偷看着，惱了她們，幾乎鬧起人命來—簡直是些畜類，簡直是……。

●夜酒店

那個老頭子正在裏面喝酒哩—掛着嘴托爾斯太式的長鬍子。一到俄國小酒店，門口依着兩個醉鬼在打着磕睡。法蘭西梧桐下，橫躺隻磨刀架子，那個老頭子就是架 的主人。在霞飛路環龍路一帶的西餐店，都熟悉這傢伙是個老磨刀手了。不會過五支光的電燈下，守着一位胖胖的老板娘。朱紅色的布，包着頭，臉像生了「癲瘋」似的浮腫着，燈光下，令人感覺着有些陰森和恐怖—她背後面陰暗裏，立着架櫥，上面凌亂着酒瓶子，粗麵包，掛着些剩牛肉。不能比霞飛路上的西餐店那樣富麗輝煌，狂熱的感覺；也不比環龍路一帶的咖啡館那樣精緻幽雅，神密的味道。裏面沒有法國水手，高等華人，鹹水妹妹，舞女，Ladies and Gentelmen，更沒有無線電播着狂調的音樂。主顧們：是附近放狗的，油鬼一樣的機器工人，沙皇的軍隊殘廢者，還有這八十歲的老頭子——走遍天下處處家的孤獨者。喝些酒精，是他勞動一天的最好的安慰。夜兩點了，他正在微笑裏喝得起勁哩！

細雨裏，突破了夜深的寂靜，微風飄送着南火車站的汽笛聲。



樹下橫着磨刀架子

●人狗跳

二層樓的「蓋特」，從午飯後彈起，一直沒有停止。天氣陰晦着有些悶熱，留聲機唱着西洋歌子和着「老五車」的口哨。一張片子，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唱着；口哨，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吹着。大胖子的老婆，一個四十歲的女人，披着花巾跳着，豎塌的「蓋特」越彈越來得起勁。大胖子也加入了跳的旋渦，二層樓振撼了—

樓下靠馬路，正是些喝着開茶乘涼的工人們。半天裏，忽然跌下一隻驚慌的狗來—狗的慘叫聲挾着一片聲的吵嚷起來—「打碎了兩個碗—」「燙了腿了—」「……」二樓的大胖子，胖太太，豎塌，一齊伸着腦袋笑着往下看。吵嚷沒有什麼結果了，一個楞傢伙。伸手摸一隻破碗丟了上去，「碰—」接着一隻酒勺子，甩了下來跌碎在馬路上—狗，是大胖子養的，跳舞給嚇得從二層樓跳了下來。工人們氣得眼裏冒火星子。他們却伏在窗口上伸着舌頭亂做着鬼臉。

●Dear friend!

「O! My Dearfriend!」一個人正在我散步出神的時候，猛從後面拍了一把，嚇得人一跳；還不由你辨明是張三李四，一隻粗大的右手，已經握着了我的右手。乖乖—這是一段幽靜無人的滬西區的馬路，偏偏他們還是三個人；有一個是醜惡的女人，像格羅斯漫畫的那樣一副尷尬的尊容。「Dear friend!」他遂講着遂往腰裏亂摸—媽—摸刀子是摸手鎗？眞要倒霉嗎？!摸出一個包來，「This!」他很快的介紹這神祕之包給我看。解開來，不是刀子也不是手鎗，一枚勳章，像銀質的，上面有一個刺鎗姿式的兵士的浮雕。很快的捲起了他的破襯衫，右脅下宛然的瘡洞，突進我的眼簾裏來，他帶着榮耀的表情望着我。「This!」一本小册子，有中文和英文，是長途公共汽車司機的執照，裏面貼着底確是他的一方小照。於是他倆做着軍事敬禮的樣子求乞。「Have no!」他們失望的走了。

「Dear friend! 回頭再來了一句，又是一陣酒味。



作着軍事敬禮的姿態乞援

●歌舌歌，以及人之歌

「拍拍拍……」法國兵營的機關鎗在打靶哩—一種響亮乾脆的刺激，在法租界中南部住的人，每天早上都會聽見。安南兵隨着法國兵野操回來了—軍樂隊奏着馬賽歌前導着，由遠漸近，聲浪越來越高，驚醒了睡懶覺的長夢。二層樓的大胖子從醉夢中跳了起來，忙得衣服也趕不及穿，光着臂膊狂叫狂喊了—在歡呼中，亂丟着帽子，枕頭，走着碎步，用「蓋特」作射擊的恣態。忽而引吭高歌着當年的軍歌，過路的法國兵，老是斜睨着這胖傢伙的怪態笑起來。於是他更高興，更擾亂—更鬧着新鮮的花樣—所以他每天早上，決不會放鬆過這門早課，總要天翻地覆鬧上一陣。有時候，會赤着脚僅穿一條短褲跑到馬路上來，兵過完了，呆呆的站在那裏，用失望的神情，目送着一輛輛的炮車，好像一個瘋子。

●有錢的人大纛三

老鄉的大餅店，有個七十多歲全白了鬍子的老主顧，高得夠怕人的。

「這傢伙—常年定是個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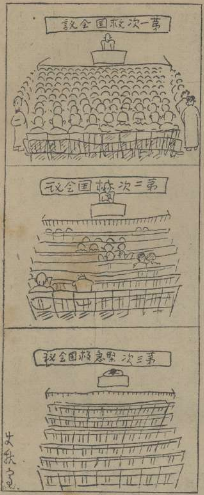
「不—他並不是武人，曾在中東路幹過段長，聽說」老鄉很詳細的告訴他的情形。

「現在可眞夠窮的了—欠賬吃着大餅，但沒有法子向他要，我沾他的便易太多了，四角小洋就買了他一件冬大衣，幾個大餅換他張大皮箱的當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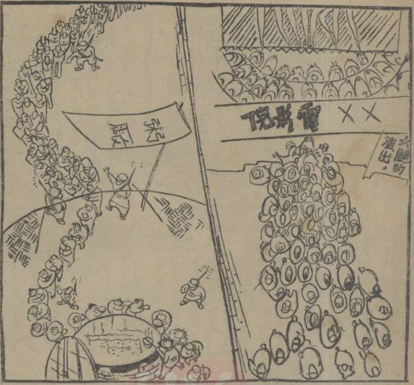
「馬馬虎虎好了—有錢的人大纛三—」他剛裝飽了一肚子大餅，用手拍拍老鄉的肩膀微笑着走了。

霞飛路的燈影裏，他道貌岸然的走來走去，掛着副惆悵而茫然的臉色。

（未完）



救國會議
艾秋作



都會相對論
柳小沫作

萬金油



萬藥之王・萬病可治
萬金不換・萬家生佛

各藥房及各烟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分行 **虎標永安堂** 英租界寧波路五九五號

「嗯嗯嗯」

——冬日夏話之一

沈淪

朋友！別忘記了這小動物！

嗯，嗯，嗯，這些小動物一上市，人類一年一度的大犧牲大贈品時期又到了。在這時期內，每個人的睡眠時間至少得打七折。

早晨起身，發覺左面顴骨上攻一大塊，用手一摸，就引得指爪往痒處搔，一搔又引起身上別部分的痒，益搔益痒，益痒益搔，一雙手應付不了。指爪跟皮膚，一是堅硬的，一是軟弱的，皮膚抵抗不住指爪的侵略，結果流血了事，著實費了好些工夫才解决。

爲此，午飯時候，碰着房東劉博士，我就同他談判，請他化幾毛錢買一介侖臭藥水，請他派傭入(我鄭重聲明不敢勞動他貴手)把院子打掃乾淨，請他把藏垢納污的陰溝試行封鎖，請他下一張條諭「禁止小便」，這些全是免除指爪侵略皮膚的治本策略，是我的老師們(教科書也在內)教導我的「良言」。我明明知道這種策略跡近「暴殄天物」，不是「仁人君子」所應爲，是非常殘忍的壞事；可是我原諒我自己是一個失眠者，是一個貧血者，而且又是「文明國家」(据說我們中國也是世界上文明國家之一。確否待證)中的一員文明國民。我需要睡眠，我沒有多量的血液，而且文明人非常講究「衞」自己的「生」的。我不得不這樣請求劉博士。劉博士是在西洋受過洗禮，吃過奶油麵包「標準文明人」，雖然他染有很深的父母遺傳性——一種悲天憫人愛惜生靈的高尚道德，但我預料他不念把「衞生」兩字解作「保衞生靈」。我希望他服從我，乖乖的聽我話，立卽實施我的策略，杜絕這些小動物的來源。最後我更希望他自動召集房客開一次「夏令衞生籌備會議」，我願意作首倡，當場捐一小瓶國貨雙刀牌臭藥水作「清潔特捐」。

「您的話全對。不過，先生，……」劉博士吞吐地說：「您該知道家母拿住了跳蚤不讓牠溜走，仍然放在熱被窩里撫養着一同事。她老人家是如何慈悲呀！」

「是的，」我沒有哼出來，說：「我們如今要對付的敵人不是跳蚤，是跟您令堂不直接發生利害關係的另一種小動物。」

「我知道先生的目的。但是家母對於這些也很愛護的。耳邊嗯嗯響，她决不肯把牠拍死在掌里。這些東西是如來佛鼻孔里的氣，下凡來刺探人類心地好惡的。所以她不能動手，她不願意她的兒子做那樣忤逆天意的大壞事呀！」

「哈哈！劉先生，您該知道這些東西是傳染疾病的媒介！」我的笑是冷的，我的話也是冷的，我希望他受一點冷的刺激而醒悟過來。我摸摸顴骨上攻起的塊，破了皮，乾結住了有點疼。我胸前似乎悶悶地。

「知道，知道。不瞞您說，兄弟曾在××市政府當過衞生科長，兄弟留學德國專攻「細菌學」。但是，先生，家母今年度七十三，在她極度寬容慈悲的生活狀況之下，並沒受過這些東西的任何影響，她的身體向來很康健，勝過我們年青人。先生，您說有辦法麼？讓牠自生自滅吧！」

有什麼辦法！老師們沒有教過我出了校門如何對付一個專攻細菌學的博士的特殊辦法。我苦笑，我同劉博士一樣懷疑自己讀錯了書；我研究過一年的「心理學」呀！

院子是公用的，陰溝是公用的，小便也是公的(不說謊，我甚難得去「公」的，除非不得已)，獨缺公用的掃帚和臭藥水。就是有，還缺一個公用的人。有這許多原因，我也懶得管閑賬。治本不成，我得不得已而求其次，治標也吧！

治標的方法不是幾匣野猪牌盤香，而是取法「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這年頭「[illegible]金枯竭」，野猪牌買不起，無敵牌或三星牌(恕我不收廣告費)又嫌貴。「遠交近攻」無需現金是唯一的好處。只消一雙手，拍，拍，拍，拍到牠們自然滅亡了的時候。所以我有了豐富的經驗：耳邊嗯嗯嗯，我就從事預備「攻」。如果不在耳邊噪着，叮上某部分肌肉去長期佔領時，我就呼呼睡了，管不了那許多(慚愧！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昨兒，來了兩個朋友。一是鄉下來，一是上海來。晚上，我把大床讓給上海朋友睡，因爲他是上海來的，不好意思怠慢。我沒有上海去過，聽說上海全是洋房，人全住在洋房里，寫意慣了的。至於鄉下朋友，就給他攤一條蓆子睡地鋪了。我自己，比上有餘，比下不足，拼幾條方櫈睡「中鋪」。上海朋友勸我買一匣野猪牌，我不忍，我要「爲國家多留一分元氣」，雖則口袋里不夠買一匣野猪牌的錢。鄉下朋友也同情我，他說像他一樣被這些東西咬慣吸慣吮慣的鄉下人，一日沒受到牠的侵略，皮膚轉要發炎腫疼。這些話倒是對的，我相信。是上海朋友抱反對態度，說：「在上海，租界上一年四季沒這些東西發現，這是西洋人最最厭惡的東西，像中國叫化一樣給他們輕視！西洋人講究「衞生」，竟有本領把這些東西滅了種，不知用科學方法呢，還是用炮艦上的大炮轟掉的？」我說：「眞是的，住洋房的房客文明程度高，自然不能同我們作比較。」朋友又說：「可中國地界就有這些東西出現，怪不怪！不過上海中國地界上出現的，性子比較溫和得多，叮幾口不生塊，不像你們這里，嗐，你看，這一塊大得同胡桃彷彿！」我相信上海朋友的話也對，我羨慕上海，上海眞是天堂，我想嘗試嘗試上海的這些東西底味道。「叮幾口不生塊」，那是如何令人嘖嘖稱羨的事。上海朋友的結論是：「如果今夜不點盤香，我保險我一夜不睡！」既這樣逼我，我不得不硬硬頭皮。烟店伙計介紹野猪牌，說最靈驗，我答得十二分漂亮：「兄弟愛國，不敢後人。」我化十個銅子買了兩圈散倉雜牌盤香回來，點上了，固然打小鑼似的聲音漸漸靜下來，可是我也有點不慣，別說地上的鄉下朋友。他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推說要大便，溜到房外去了。想來他去找適宜他睡的地方去睡了，我原諒他的苦衷，不攔阻他；我還得抱歉呢。如果換了上海朋友，我一定面謝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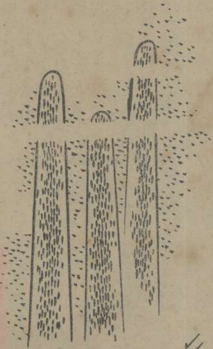
盤香生了效力，上海朋友不久就熟睡，不久又醒來，據說烟力不足，這些東西復活了，還是「嗯嗯嗯」。手掌胸到東，牠「嗯」在西首。拍拍拍到左，牠又右邊去了，上海朋友只是唉聲嘆气，我擦亮了燈，給他鑽進床去「追剿」，帳子白白地，什麼都沒有，而耳邊還是「嗯嗯嗯」地。沒辦法，把另一圈點了兩頭，安在床心里燻。一縷縷烟四處散，却在四根黑漆床柱子上跌下幾子來。我明白過來，我佩服牠們有過人的知慧——生存的技巧，我得愛惜牠們，同劉博士劉太太沒兩樣。我以往文明人思想是罪過的，爲什麼要滅他的種？生物總是想盡方法維護他的生命呀。於是我把兩圈旺着的盤香丟在痰盂里，上海朋友雖不表示贊成，却也不加反對。他說：「讓牠們吸去點毒血，對於人身也有益的！」好吧，我們跟他們攜手妥協，我奔出房去把鄉下朋友從院子里草坪上找回來，我們三位一體地在『嗯嗯嗯』的嘹亮聲中呼呼睡到明天。

冬天里想到夏天的事，眞有點啞然了—

五十年前

胡考







埋頭十年

張家官官是個好孩子，遠近數十里，那一個不知。眞是個讀書人。

還只十九歲吶，去年已中了舉人了，這樣後生那兒去找，也算是張公公祖上風水，才生這麼個好子孫。

張官官肚子好不痛快，那麼多人，在羨慕他，那多好人家的女兒想嫁給他，他眞安慰，他比以前更用功了。

哼！沒多久他得了一病。喝湫。

人們都眼瞧着他瘦下去，黃下去。

他眞的病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用功了

鬧了

不知麼的，大少爺跟那個成年丫頭搭上了。

沒多久她就有了喜。

眞是糟的了！大少爺還沒有娶親呢？怎麼就做下了這等事，這給老太太老爺知道了，可怎麼辦？

他們倆好一會沒言語。

『怎麼辦？我眞沒法兒想。』大少爺說了。

那個在哭，可是拚命把聲響兒壓進肚子去。

等一會兒。

『我只有死，我只有死來報答你，我是沒有性命的了，要鬧穿，可連你也沒好面子。……我們今生無緣，只有等候來生吧，大少爺！……』

大少爺也淌淚了！

『難道只有死嗎？除了死就沒有第二個辦法嗎？』

可是沒有，——

看女人

曾迭



男人到達了懂得看女人的年齡，大概總不會放棄這一種權利的。不過這裏也有許多的講究。

看女人與人的文化程度是很有關係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人，看起女人來，往往不顧一切的環境，甚至忘記了自己，只是全神貫注，目不轉睛地，從看見他所認爲值得看的女人的時候看起，要一直看到看不見這女人的影踪爲止，在美國的街頭，就時常可以看到黑人飽看白種美婦人的那種發極的神情；伸長頸頸，張大眼睛。再說得野蠻一些，正如一只飢餓的野獸，看到了心愛的食物一般。在文明人，就不如此，文明人在街頭漫步，遇到可看的女人時，就得裝得非常像樣，非常寫意。這所謂像樣和寫意，就是第一要顧全環境，使其他的人們看不出你是在看某一個女人，第二，是要把握自己，不可失態，鬧出笑話。你須得用種種的方法，要做到既看到了女人，又保全了身分，譬如，人家只知道你在看街上的風景，而你其實在看女人，此其一，你本是有心去看一個女人的，却要裝得像無意中看了一眼似的，此其二。

道學先生看女人，是又有一翻光景，譬如，這裏有美一人，在小園樓上，倚欄凝覩，我們從她的樓前經過，看她目送秋波，嬌豔無比，當這一剎那間，我們自然發生種種反應，但自命道學先生的人却擺出「君子」的態度，大踏步地快快走過去，好像見了吃人的老虎一樣。可惜事後假使和同伴們聚首閒談，恐怕只有他的話最多，含意也最深，心裏更不知怎樣想，這是假道學先生的看女人——也許越講理學的人，性的衝動越利害。

一本講美學的書上這樣說：「我們看到少女的上體時，我們所體驗的，決不僅僅是對這肉體的性的慾望。若是能够淨除雜念，施以冷靜的觀照，我們於這種對象當中必能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美滿健全的生命。」這樣看起來，有藝術修養的人之與女人的觀感，却是有其不同的。

但是，據弗雷特說，藝術就是男女性隱機的符號的表現。他以爲社會文化使我們許多欲望不能實現；假使社會愈文明，兒童或成人壓制他自己最根本的性的欲望或衝動的能力也愈增加。我們的理想生活同實際生活同實際社會相抵觸的時候，弱的人僅保持一個空幻的生活，在這生活裏面他可以彌補現實世界所有的缺陷。假使有藝術天才的人，他能把幻想變爲藝術創造的思想，用一種圓滑妥善的方法把男女性欲望變成實際的，客觀的成績。這樣，美術雖則不能說全是男女性隱機的化裝，但是男女性隱的一種出路，已無疑義，而這美學書上的所謂「淨除雜念」，「決不僅僅是對於這肉體的性欲望」，「感到不可名狀的美滿健全的生命。」等的話，也無非是一種圓滑妥善的遮眼法罷了。

徐志摩先生的巴黎的鱗爪裏，曾記一個畫師的談口的話道：「一半因爲多看了綠故，女人肉的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掛的女人就同紫霞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欲。」這一段話，好像眞能够使人相信是一個偉大的術藝家的態度來。但是，這裏使我不了解的，這種所謂藝術的冷靜的觀照，眞是藝術的最高的成就，那以，爲什麼要自稱是「淫眼」呢。

因爲，通常我們所稱的「淫眼」，大致可分兩種，一種是天生的，有的女人的眼睛，據說可以拘男人的魂靈，也有的男人眼睛可以蠱惑女人，這都可說是天生的「淫眼」，還有，是由於主理的關係所形成的，如一個淫欲過度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可以從他們或她們的眼的黑暈中看得出來，也有許多性飢渴的人，看見了異性會在眼睛裏發出火炎，不過，這却都不是巴黎的鱗爪裏的那個畫師的「淫眼」。而這所謂藝術的「淫眼」，是什麼樣的，這裏似乎應該介紹一下。

「當眞穿着得極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一堆裏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一個人如其眞有這樣的眼睛的話，眞不愧可稱得『淫眼』了，而這個藝術家肯說這樣的話也眞太欠圓滑及妥善了，他豈非從直地招供了他的性的隱機，而他的看女人，原來亦不是爲什麼「美滿健全的生命」的幌子的或門面話也大白了，因爲他更這樣說：「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着了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用提了，比發瘧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明是在小腹與……」

一個人看了一個裸體的女人，能够一點也不引起性的衝動，現在的「裸體運動者」正在主張着，他們的理論也與那個畫師的所謂「看多了的緣故」很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就一個穿着衣服的女人，而能看盡她的肉體的全部的美和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具的天才，也許眞是沒有「淫眼」的人所能够的吧。

然而，如其喜歡說「古已有之」，或是喜歡「保存國粹」的話，那末，具有這種「淫眼」的人，倒不僅是巴黎才有，金瓶梅第二回，寫潘金蓮的打份道：「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鬏髻，一逕里墊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梭，後兒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挂，抹胸兒重重鈕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里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俏寃家。」照上文看來，金蓮是明明穿着許多衣服的，不是裸體的，但是從西門慶的眼睛看來，却是奇怪了，這書上寫道：「……但見她黑鬒鬒賽鴉鴒的鬢來，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豔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嬝嬝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枝腰兒，軟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翹翹脚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潘金蓮既然決不能裸了身子立在簾下，那麼，西門慶如其沒有「淫眼」的話，怎樣會看見她的「肚兒」，「胸兒」，「腿兒」，以及「更有一件……」起來呢。

西門慶時代的女子的服裝，當然比不上巴黎的女子的服裝來得容易看得出肉的戀覺和美的線條，那麼，西門慶的「淫眼」應該尤勝於那個巴黎的畫師了。

我想也許會有挖去男人淫眼的一天的，如其中國照現在一樣進步下去。

適合現時代的人

司徒光

不知道是什麼個玩兒，一跨出學校門就說是畢業，究竟是畢的什麼業，那我可就不知道哪！大概聽說是畢了前一段的業，再來上個失業吧，現在我不問我的話說得對不對，恐怕耳朵不時不便，沒有聽清楚，但是我自己總以爲對的，自己的兒子誰不愛。

說起我，我總算是畢了幾次業，幸而額骨上有油，發亮，所以畢業不過一兩個月，並不失業，已經得業了，但是油不多，只亮一下子，不上兩個月，就來了個失業。這可壞啦，這一下子恐怕要失了一生的業吧！東碰牆，西倒霉，這是什麼回事，我總得疑問，說我學識不好吧，明明自己也知道，肚子裏裝得滿滿的由「這個大蟲」傳來的東西，如果說我不會辦事，那更不用說，今日事，今日畢，天皇老子也沒有我那樣熱心，但是我畢竟是只能出賣一次的商品，現在照像還是掛了很堂皇的照牌，比以前的更好，可是連問價的人也沒有了，照牌還有人不相信，恐怕是冒牌，假鈔票，就是有人相信是老牌國貨，中國銀行的鈔票，但是又不合他們的胃口，那眞難着呢。總算我有點見識，知道別人的心理，大概我有不到地的地方罷，于是自己好好的研究，到現在竟給我發現了，這就好像是個方程式，解得出我爲什麼不能再得業，並且別人也解得出，原因就是爲了我不適合生存在現社會，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所以不敢自事，公開宣布，開個方便之門。

說到這方程式，那就很簡單，並不像A十B=C那樣難的代數學，不過也不是方便的東西，必須要心領神會。不過請大家放心，不要以爲我說方程式不容易，又來灰心，我說的實在是天演論的第X章，天經地義的東西，你們如果爲了不很容易就灰心，那就太不上算，並且也太使我一片婆心失望，現在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請大家心領神會。



機械的分配　李虹遠作

我們現在要很安適的生存在現時代，萬事如意，那根本就得改造自己的身體，但是切不可怪到你們父母生得你不好，實在只能說你自己沒有知道這方程式，其實人那個不是由一個精蟲和卵子結合成的，不過是知道改造不改造是了，如果我這方程式早發現，那大家早就改造好了。要知道，我們要適合于現時代，就非得把本身改造成尖頭，大肚子，長手臂，大手，馬腿，雞脚，並且一張臉要像戲台上的小丑，嘴是吸金石構成的，眼睛非得長在頭頂上不可。我這樣一說，大家一定要驚奇，那我們甚樣去改造呢？不用急，有志者．事竟成，照着實行，不會不改造好的，可也不是一時的事情。至于說到這許多的解法，現在讓我來分條的解給你們看：

1尖頭——尖頭像個三角錐，上尖下大，那末你一定能有孔卽鑽，無孔不入，萬事如意。

2大肚子——裝飯是拿手好戲，成天只想吃飯，再也不想賭念頭，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個樂天派，身體強健，十歲，萬歲，萬萬歲。

3長手臂——長手臂，再加上大手，這樣的構造，遠拿近取，十分方便，隨心所欲。

4馬腿——馬腿能長跑，又不是馬蹄，而是雞脚，十分輕便，捷足先得，包得第一，萬無一失。

5小丑的臉——轉變自如，隨時實用，應付得當．名譽遠揚。

6嘴是吸金石構成的——有金印可吸，獅子大開口，非金就無磁性作用。

7眼睛長在頭頂上——只見高山，不見平地，少用許多丑臉，不亦樂乎。

方程式已經寫了出來，也已解出，一些兒沒有缺少，不過如果不懂就怪不得我，心領神會，說明在先。現在爲了熱心起見，恐怕字多易忘，所以特地再畫上一圖，便于大家改造，可是我的畫太好，恐怕諸位大吃一驚，所以只得媽媽婋婋。但是你們切不可小着了我，以爲我不會畫。哼哼，我是個頂頂大名的老畫師，每幅起碼幾百萬孫頭（以前叫袁頭），現在肯義務畫一畫，動一動手，還不過是看我佛的臉上，本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的宗旨，大慈大悲的心境呢！

（編者按：文已看得懂，圖可不必登了。）



時代漫畫社製

標準中國人

食色的一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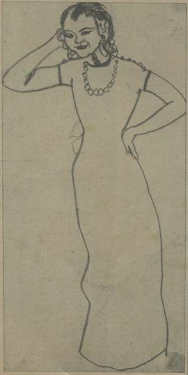
葉淺予作於天津



眼角



勾欄



眉語



跟蹤



物色

1936年的女神讚

張英超作

傳說一九三六年是最緊張的時期，所以在一切都鬧得不景氣的當兒，我們的VENUS若眞寒酸得連錦纕也買不起或穿不成那回事，決不會有吧！卽或如此，反正可以憑藉NUDISM（裸體主義）的主張，高喊「回復到自然去」的口號。不要緊的，赤裸裸地還不是可忸忸怩怩地演出把戲嗎？穿着高貴的素白色新裝的愛之女神們還不是在自騙自的講唯心戀愛論嗎，其實，除現買現賣的唯物戀愛觀的崇拜者以外，誰會有閒功夫來講這種談膩了的戀愛？無論時代是怎麼緊張，和平之神總敵不過戰神伸出黑色的魔手襲來，美麗之神何嘗理會呢，更比以前愛裝扮了！在享樂的一幕裏出現着。今年的女神的Parade中却添了一個從夏威夷受着熱風而帶來熱情的姑娘，熱心人說她是代表海外若干萬努力輸將於革命事業的，在鐵蹄下呻吟的華僑的呼聲呢！我想你除非是傻子，不然你會相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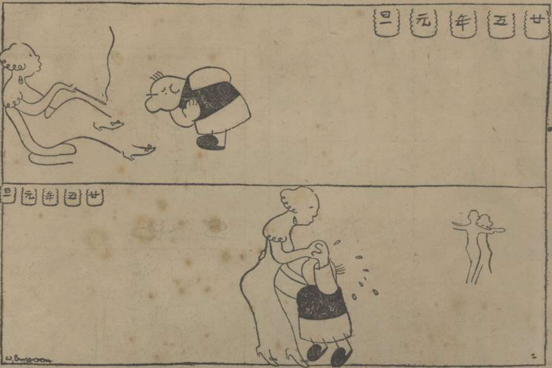




諸濤山讀報

國家給四萬萬人以言論自由，所以諸濤山天天讀這樣的報。

王敦慶作



牛鼻子

天高地遠

黃堯

非幽默集

木公

A：B，還幾天怎麼不見你出來玩？
B：內子病了。
A：那得到府上問候。
B：這到不需
A：為什麼？
B：內子只要我坐在家裏，她的病便好了。一出去，病立刻重了。
A：唔？



甲：那個替你工作的人，得到了多少傭金？
乙：我給他十元！
甲：不！不是問你給他幾元，他得到幾元？
乙：唔!?

●

夫人：你變得這麼快，叫你買一瓶香水，一星期了，還沒買來，你記得嗎，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我要什麼，你立刻買來了。



夫：還要請你原諒，因為此一時彼一時啊：
夫人：什麼話？
夫：我比譬你聽，你可曾聽見過一個魚翁，對於他已捕得的魚，再像先前一般的給餌牠吃？

●

僕：少爺，方先生早晨又來過了。
主人：我叫你對他說，少爺出門去了。
僕：是的，我說少爺到蘇州去了。
主人：他聽了可說什麼？
僕：他問我，少爺幾時回來



主人：你怎樣回答？
僕：我那，少爺在中午時一定回來的，你來好了！

●

夫：你每天晚上在我袋裏檢掏些什麼東西？
妻：我紂你查點查點，和早晨出去時候少些什麼東西沒有！



學生：請假半天。
訓育先生：什麼事？
學生：頭痛！不能上課。
先生：有否證書？想是假的
學生：證書沒有，頭痛的確是真，要是不信，請當場把我的頭劈開來驗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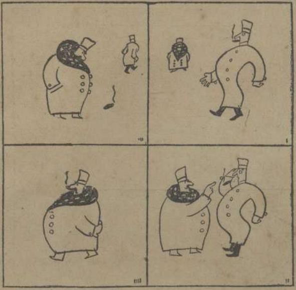


三毛

張樂平作



服從



姚鳳絲作

獨白

獨立漫畫一貫的以新的面目與靈活的姿態來與世人相見，這一期又拿特輯的『更新號』來做新歲的獻物；雖然時局的錯綜複雜仍然如此，生活的演化也愈趨嚴重。我們以一本漫畫刊物來循環試法，把一切的問題寓誘導於諷諷之中，也是因爲要有更新的一個希望在前面。

這一期的圖版豐滿，彩色特別加多，諸作家又以夥個的題材見惠，我們感到獨立漫畫從此應以精警的體裁，美麗莊重的面目來見示了。這一期『更新號』的嘗試之後，我們從下期起決改爲『月刊』，以集中雄厚的精神，而避免多產成爛調的弊病，倒是絕好的辦法，售價二角，內容增多，幸讀者注意我們的改進吧！

本期封面爲黃苗子先生所作『更新圖』。



重量過輕

陳振龍作

民間情歌 畫集

•張光宇繪

十二月五日出版



張光宇先生畫的「民間情歌」，可算是近年來他獨樹一幟的精心傑作，也是人人愛讀的小品圖畫，本來「民歌」的好處，就是能夠寫出眞情實意，比詩詞來得健美活潑—比新體詩更來得勇敢快捷—不濃不淡，把新舊詩的脂粉氣滌盪無遺—張先生更用他的一枝傳神妙筆—把歌中詞意的眞摯處心蘊處曲曲傳出，而且圖畫的設局表情，幅幅都有不同的精彩，幅幅都是「艷而不膩」「樂而不淫」的絕妙好畫—現在把他彙集成冊，更請張先生設計裝幀，愈見精美絕倫，分訂精裝本平裝本二種發售：

精裝每部八角

平裝每部六角

獨立出版社印行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380 Foochow Road Shanghai
92213 Tel.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底封裏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1/4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定報價目

冊數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國內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國外	五元	二元五角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 澳門作國外算

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代售處 中國書業聯合市場

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號電話九二二一三

獨立漫畫

半月刊更新號

第八期 每冊兩角

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孔雀是鳥中之魁首
美麗是煙界之大王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